

这条大河，“淮”着千年之间的答案！

人与水，何以共生？滔滔淮河，怀着这个千年之间的答案。

千百年来，淮河水害频发。治淮，从大禹开始，历朝历代做过努力，然而沿淮各地史志都留下了“千村人踪绝，万户断炊烟”的记录。

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作出《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》，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淮河两岸人民致力安澜。

从新中国成立初“抗御洪水”到改革开放后“管理洪水”，再到新时代谋求“人水和谐共生”，淮河人民在战胜水灾、再造山河的过程中，不断改变自身命运，探索人水和谐共生之道。

斗水

从四处逃难到起身斗水，93岁的李秀英至今记得71年前淮河边的情形。

那时，洪水是最大的灾难。1950年淮河大水，堤坝溃决，李秀英一家老小逃到村外岗地上，一熬就是几十天。

淮河水灾，揪紧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心。

一份来自安徽的电报说：今年水势之大，受灾之惨，为百年来所未有。由于水势凶猛，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，或翻船而死者，受灾人口共990多万。

当毛主席看到材料中“不少村是全村沉没”，幸存者“多抱头痛哭”时，热泪流淌。

此后两个月，毛主席就治理淮河批示四次。1950年10月14日，在新中国百废待举、百业待兴的情况下，中央人民政府作出《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》。次年春，毛主席发出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号令。

这是新中国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。

一声令下，山呼海应。

著名水利专家汪胡桢送走抗美援朝的儿子，从课堂直接去了治淮工地。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师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归来，就

奔赴最艰苦的大别山区水库工地。

治淮头一年，走上工地的农民工达300万人，李秀英是其中之一，“我也下了决心，不逃了，跟水斗！”

二十出头的李秀英在工地上组织起女子突击队，抬土半天压坏四条扁担，肩膀天肿得像馒头。

靠着锹、锄、条筐、独轮车，他们用8个月时间完成了约1.9亿立方米的土方工程。

当年采访治淮的新华社记者打了个比方：如果把这些土筑成高宽各1米的土墙，长度大致能绕赤道5周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国务院先后召开12次治淮会议。淮河流域建成各类水库6300余座，兴建加固各类堤防6.3万公里，基本建立了防洪减灾除涝体系。

1951年，李秀英作为农业劳动模范代表，被邀请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，见到了毛主席。得知李秀英是治淮模范，毛泽东接过她手上的本子为她签名留念。

此后数年，李秀英始终都把这个签字本带在身边。泛黄的笔记本见证了新中国为民斗水的初心、人民斗水的勇毅。

驯水

1964年5月31日，42岁的黄昌栋离开了他魂牵梦绕的工地，永远闭上了眼睛。留给淮河的是他41个关于一条“人间天河”的建议。

“盼水水不来，恨水水不走。”一句民谚道破淮河儿女曾经对水的复杂情感，穷于水、困于水，如何让水为人所用？

黄昌栋心心念念的“人间天河”便为“驯水”而来。

它叫淠史杭，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最大灌区，它横跨淮河、长江两大流域，通过枢纽工程，把治理淮河兴建的五大水库之水引上丘陵高岗，为江淮大地“解渴”。

1958年8月19日，在持续数月的大旱之后，淠史杭工程正式开工，黄昌栋来到指挥部从事规划工作。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

以上，跑遍了灌区的每一个角落。他和大禹一样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直至累倒在工地上。

淠史杭工程从规划设计到勘测放样，需要4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，千人测绘团队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。

1972年，历时14年的淠史杭主体工程基本建成通水。

经过历次完善，如今展现在世人眼前的，是一个由2.5万公里七级固定渠道、6万多座渠系建筑物、1200多座中小型反调节水库和21万多座塘堰组成的“长藤结瓜”式的灌溉系统。

淮河上如今已建成四大灌溉体系，实灌面积由20世纪50年代的不足1500万亩增加到1.36亿亩，“十年九旱”的贫瘠之地变成了今天的大粮仓。

从淠史杭枢纽往北走上200公里，便是淮河岸边。垒于平地之上的，是沿淮特有的居住形态——庄台。

多少年来，淮河“水口袋”里的人不断重复着“水进人退”“水退人进”。也因为此，庄台经济发展滞后，人居环境较差，“泥巴凳，泥巴墙，除了泥巴没家当。”

水带来的问题，就从水里找解决办法，“驯水”成为庄台人摆脱贫困的新路子。

7年前，“80后”姑娘刘晓妮辞去了银行职员工作，来到阜南县郜台乡参与当地的扶贫工作。走村串户过程中，她发现家家户户用沿淮生长的杞柳编筐打篓，但只能用来养家糊口。在刘晓妮等扶贫干部的帮助下，村民们扩大生产，把柳编做成工艺品，卖向全国各地甚至远渡重洋，一个个小企业连成大产业。与此同时各地庄台扩展诸多适水农业，从水里“淘金”。

治淮降洪魔，更为淮河儿女带来“水红利”，安徽沿淮13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20年全部脱贫摘帽。

淮河岸畔，黑牛嘴水生态园，极目处，荆涂二山巍峨而立。4000余年前，传说大禹劈山导淮于此；眼近前，淮河水面波光粼粼，拥有40孔节制闸的蚌埠闸宛如一条巨龙。

这个水生态园原是一片荒凉的河滩地，如今树木苍郁、鹭雀飞翔。蚌埠闸工程管理处主任刘渤告诉记者，未来将打造一条“鱼道”，从公园下穿过，供鱼类洄游。给鱼开道，更给水让路。

2003年以来，沿淮河南、安徽、江苏等地开展行蓄洪区及淮干滩区居民迁建，逐步将“水口袋”里的87万余人搬迁至安全地区，还行蓄洪区该有的生态功能。

阜南县委书记崔黎说，与水“纠缠”了这么多年后，淮河儿女逐渐找到了一个与水共生的恰当位置，“这就是尊重自然，让道于水；给水出路，人有生路；兼顾发展，人水和谐。”

曾几何时，庄台上的居民朱怀海开着水泵排水种庄稼，淮河水已经成了他致富的重要伙伴——他养的万只麻鸭游在水里，千亩藕田亟待新一年的生长。

“深水鱼、浅水藕，滩涂洼地种杞柳，鸭鹅水上游，牛羊遍地走……”如今，淮河两岸变“种地”为“种水”。

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杨锋介绍，聚焦“十四五”，淮河流域将继续以防洪安全为安全发展底线，进一步优化水资源配置，并以骨干河道和输水干线为依托，谋划建设良好水生态、优美水环境的水生态廊道，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，助力流域高质量发展。

70多年来，治淮安澜与沿淮人民命运休戚与共，这条大河，“淮”抱着中国尊重自然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的人水共生答案。

(据新华社报道)

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

